春秋分記

四一

春秋分記卷七十五　　宋　程公說　撰

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

楚世本第二

共王　　康王

郟敖

共王 謚法敬長奉上曰共

名審莊王子宣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襄十三年卒在位三十一年

成公經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

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傳二年秋九月楚之討陳夏氏也（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中公巫臣曰不可君名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

叔（夏姬之夫早死）弒靈侯（陳靈公）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
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
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
死于邲（宣十二年）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
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尸）必
来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
（荀首）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林父）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
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其必因鄭而歸王子（穀臣）與襄老

之尸以求之邲之戰囚知罃欲歸罃請穀臣及襄老尸事見三年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時之子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鞌之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克族子以

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覆也）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宣十八年事見魯）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時晉為魯衛敗齊于鞌齊從楚故）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

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三年葢年十二三矣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

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

用之乃大户閲民户口已責棄逋責逮鰥施及老鰥救乏赦罪悉師

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

皆彊其丈切冠音貫之　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侵及

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成公子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十一月盟于蜀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

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救巢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經九年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經十有五年夏六月楚子伐鄭

傳十五年夏六月楚將北師（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經十有六年夏六月甲午晦晉侯（厲公）及楚子鄭伯戰于

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音戈）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

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
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思文）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
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
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
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而罷民以逞
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
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
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

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

經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冬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吴為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吴吴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吴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

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求成於晉秋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

經五年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傳五年秋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来

經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冬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時晉會諸侯伐鄭）

經十有一年秋七月楚子鄭伯伐宋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以鄭服晉）

經十有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傳十二年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在十年）秦嬴歸于楚（景公妹為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經十有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傳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謚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　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

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不相弔恤）詩曰不弔昊天（節南山）亂靡有定（為明年會向傳）

康王（謚法安樂撫民曰康）

名昭共王子襄十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八年卒在位十五年

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黑肱)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蒍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再宿)于城下而還涉於魚

臣子不幸而處於此必有道矣盍亦告於王損其禄離其黨而捨之盍亦告於父致其位辭其人而遠之若是可以少安而忠孝兩立矣初曰淺命重刑臣亦不為既而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刑所當誅而有子者皆指以為讎是士師與王為怨府豈理也哉死無益於其父而重君之過君子不為也

復使蒍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子木）為莫敖有

經二十有五年秋八月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二十五年秋七月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

史楠曰案世本言屈蕩屈建之祖父也宣公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者為左廣之右至此相去五十八年豈其尚存必左氏之誤也杜預知其不可乃謂之同姓名國與時異而同姓名理或有之豈有同國同時耳目不相遠而偶合耶按屈氏楚惟

傳二十六年夏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之倫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乃立囚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音恤）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子朝子）相善也伍舉娶於

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 音皮 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 成七年 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 宣四年 以為謀主鄢陵之役 成十六年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 戶郎切 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 子重子辛皆出於穆王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 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子潛反 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

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鳴伍舉子）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涉于汜而歸

經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

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
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
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
六月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
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
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庚辰子木至自陳辛巳將盟于

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禍衡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禍

冬十二月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絶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傳三十一年衛侯(襄公)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

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
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
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
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
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
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
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昭公經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 非唯暴虎馮河可畏不敬小人亦危 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 譏其似君 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 字愛也 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

久已矣　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弒君）而先除二子

也（黑肱伯州犂）禍不及鄭何患焉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

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

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

夏（郟敖子）右尹子干（王子比）出奔晉宮廏尹子晳出奔鄭殺

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

問應為後之辭焉（問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

春秋分記卷七十五